

妈妈要我出嫁

刘真原著

纪叶编剧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媽媽要我出嫁

（根据小說“春大姐”改編）

刘 真 原著

紀 叶 編劇

媽媽要我出嫁

刘 真 原著

紀 叶 編劇

*

、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會館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1\frac{5}{8}$ • 字數 37,000

1957年10月第1版

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,300 册 定 价 (7) 0.16元

統一書号 10061·57

内 容 說 明

玉春是一个聪明、勤劳、热情而刚强的姑娘。她和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队长刘明华相爱，本来是很美满的一对，可是她母亲偏嫌贫爱富，要把她嫁给富农的儿子赵九喜。玉春坚决反对，母女反目，玉春被赶出家门，投奔了明华。这时候村里落后的人都想看这小两口子的笑话，以为明华家穷，结不起婚，可是在农业社的关心和大力帮助下，玉春和明华不但结了婚，而且婚事办的热热闹闹的，最后连玉春娘也服了头，看到了农业社的好处。

剧本通过社員的婚事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事件，具体地显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，说明了农民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，才能不断地提高生产，过富裕幸福的生活。

夏收时节。

广阔的田野，长满了丰饶的庄稼，葱绿茁壮的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棉花……一片连接一片。

黄色的麦海迎风掀起波涛，成熟了的麦穗摇摆着，麦浪閃着一道一道金光。

在一块大片麦田里，数十个男女农民正在收割麦子。有的割，有的捆；馬拉收割机沿着麦垄飞滚，长长的收割刀揚起来又砍下去，黄澄澄的麦子一排排地順刀躺下。这是南村农业社的生产队，社員們帶着热烈愉快的情绪，劳动在自己的土地上。

一个年轻小伙子随在收割机后面，迅速搂着倒下来的麦子。他敞开衣襟，戴着草帽，草帽下面露出一副紅潤的朴实健壮的面孔。他的名字叫刘明华，有二十三、四岁，是南村农业社的生产队长，青年团支部書記。

社員們赶着几輛大車进了地里，农业社五十多岁的老社长赵金山摆摆手，大車按照他的指示停在一边。

离开南村农业社生产队不远，在一块不大的麦田里，一个身穿花夾袄的妇女，孤另另地俯身在地里揮动镰刀割麦。

地头上的柳树下，停着一輛牛車。

她直起身来，抹了把汗。就在这一瞬間，我們看清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两只明亮动人的大眼睛里，深深地蕴蓄着聪慧和机灵，胸前垂着兩条烏黑的辮子；这个热情而剛强的姑娘，

名叫李玉春，有二十岁，是北村的人。

她把辮子扔到背后，弯下腰繼續割麦。

在她的头顶，一群鳥兒展翅掠过田野的上空。

天空騰起了黑沉沉的烏云，云头急速地卷滾，膨脹，向四外擴張。

忽然，一陣陣狂风卷过田野。这个征象預告人們，暴风雨立刻就会来到。

玉春急忙割完最后一把麦子，仰臉望了望天空。

巨雷震响，狂风呼号。

滿地割倒还没有捆的麦子，被风刮的散乱飞舞。

她跑过去搂起麦子，可是只压住一堆，滿地的麦子随风揚起，眼看没法收拾。她站起来慌忙四顧，来回跑着，用手窩着嘴喊：“啊——喂——”（想呼唤附近地里的人們来帮忙。）

响雷和狂风湮沒了她的声音。

南村农业社生产队的麦田里，社长赵金山举起手，搭在額头上眺望。在他身后的地里，社員們緊張地捆麦、搬运、装车……

“明华！”赵金山放下手，回头喊了一声。

正在捆麦子的刘明华抬起头来。

他跑过来说：“社长，叫我？”

“咱們社里人手多，”赵金山指了指远处說，“你快去帮助北村那个妇女捆麦子吧。”

明华朝远处望了一眼。

狂风卷扫，雷声隆隆，明华朝玉春地里跑去。

他跑到地边，向她揚了揚手，玉春的臉上立刻露出喜悦。

明华跑进地里，顧不上說話，熟練地搂起麦堆，絞着麦秸，捆麦。

玉春也急忙把散乱的麦子收拾在一起。

明华的双手迅速地动作，动作，动作，捆好一捆又一捆。

明华跑到地边，解下树上拴的牛，用肩膀架起車槓套車。

他和玉春扛起麦捆装车。

霎时间，天空的乌云迅速地合拢。

二

厚厚的云头复下来，灰色的云雾几乎与树梢屋顶相接。

北村里。一个老太太，急急忙忙地从大门里出来，朝着街对面跑去。她是玉春娘，有四十多岁，是个精明强干有主意的人，因为她性情倔强，十分能干，又会盘算，所以，自从男人死后十几年，她能够带着一个闺女，将家庭的光景操持的很好，在她看来，自己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这时，她一边看天色，一边跑到街对面的槐树下。槐树旁有一个大水坑，狂风拂过，登时，满坑的水如同沸水开锅。

“秀芳！”她朝着一个大门喊叫。

秀芳有二十来岁，是个热心正直、事事肯于帮助别人的人，在姑娘们里边，她就象大姐姐一样。她从门内跑出来问：

“大娘，什么事？”

“天变的太快，玉春一个人在村南的地里割麦子去啦，你快跟大娘接她去吧。”玉春娘说。

“好，”秀芳用手擦了一下被风吹乱的短发说，“大娘，用不着你去，我叫上互助组的人去吧。”

秀芳立刻向街上飞跑而去。

她又跑到一家大门口叫：“二梅！二梅！”

二梅跑出来，是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。

秀芳：“咱们快到地里接玉春去！”

二人一起往街上跑去。

地边。装满了麦子的大車旁，明华从地上抬起了鞭子。玉春看着明华笑了笑說：“我自己会赶車，你回去吧。”

狂风搖撼着滿装麦子的大車，車頂上的麦捆搖搖欲墜。明华說：“不，风大，麦子从車上翻下来，你没办法。”

他掄起鞭子，对牛吆喝一声：“嗒！”

大車往前滚动，車頂上装的高高的麦捆隨車顛播。

明华望着她，关心地說：“玉春，你怎么一个人下地呢？”

她說：“俺娘在家有事沒来，我說只剩二亩麦子，用不着叫互助組啦，沒想到天会变。”接着，她問，“你来帮我捆麦，不怕誤了你們农业社的工？”

“誤不了，我們社里人手多，那么多麦子兩三天就收割完了。”明华說，“咱們南北兩村离的二里路，地边連着地边，还能不帮助！”

停一下，玉春說：“前几天，你到农具站，学习修理新农具的技术去啦？”

“嗯，我們社里派我去的，”明华問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玉春低头笑了笑說：“你們南村农业社的生产队天天下地，几次都沒有看見你，后来，別人告訴我的。”

明华望了她一会，揚起鞭子赶牛，車輪順着轍渠滚动。

他說：“玉春，你怎么不到俺們南村住姨家？”

她微笑着瞟了他一眼，說：“过兩天去！”

从他們簡短的对話和眼神里，使人看出，他們双方都早有爱慕的感情。

风鳴鳴地吼，雷声隆隆地响。

明华紧抓着車繩，护着大車。

一股风嗖的一下，把明华的草帽刮跑了，玉春追过去撿起

来。

她把草帽給他戴在头上，他看着她笑了笑。

他們肩并肩地跟在車旁，大車走近村子。

北村村边。迎面来了五、六个青年男女，其中有秀芳和二梅，还有名叫大明和小宝的两个男孩子，还有另外两个青年。大明有十七、八岁，小宝有十六、七岁，他們的个子长得象大人，可是說話办事，仍是活潑乱跳的滿身孩子气。

他們跑过来说：“玉春姐，我們接尔来了。”

明华把鞭子递給他們，看看天空，濃厚的黑云越发低垂。他忙向玉春点头，說了声“再見”，轉身順着大路走去。

青年們和他招了招手，赶着大車往村里走。

驟然間，大滴大滴的雨点落下来，紧接着，暴雨傾盆而降。

玉春回身向大路上跑了几步，喊道：“喂，你回来……”

大雨如注，明华急匆匆的背影，消失在灰漫漫的雨地里。

頃刻，天空和地面都是一片暴雨的呼嘯声，天色漸漸暗下来。

四

夜，大雨嘩嘩地下。玉春家里，光綫微弱。

玉春躺在被窝里，听着外面的雨声，睜着兩眼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

停了一会，她翻身坐起来，扒在玻璃窗戶上向外望——外面房檐上流下的雨水，淋淋拉拉地响。

灰漫漫的雨地里，出現了明华匆匆而去的背影。

玉春自言自語地说：“可別把他淋坏了。”

“春，你在說什麼？”隔壁的外間屋里，傳來玉春娘的声音。

玉春听到娘在說話，微微一怔，从沉思中醒过来，說：“娘，外面雨大呀！”

“睡吧，不早啦。”玉春娘說着，躺下，拉起被子盖在身上。

雨声渐渐地小了。

五

挂着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阳区工作委員会”牌子的大門。

一伙青年男女說說笑笑地从大門里走出来。

明华走到門外，停在一边回头看着，等待着什么人。人們和他招手点头打招呼，从他身旁走过。

玉春和秀芳等一伙青年从門里出来。

玉春看見了明华，二人互相会意地笑了笑。

玉春回头对秀芳說：“秀芳姐，你們先回去，我順便去南村看看俺姨。”

秀芳机敏地看了明华一眼，明白了玉春的心思，笑着說：“好吧。”

秀芳拉着二梅等向另一边走去。

玉春向明华走来。

明华和玉春一起走在郊野的車馬大道上，他們微笑地互相望着。

田野里，庄稼茂盛。綠色的谷子，玉米，盛开着美丽花朵的棉花，搭着小草棚的瓜地里，瓜蔓上結着圓溜溜的西瓜……

玉春：“那天的大雨，把你淋坏了吧？”

“沒有，”明华說，“年輕人淋那么点雨算什么！”

“明华！”这时后面有人叫了一声。

他們回头。

一个叫鉄旦的青年，从后面跑上来说：“明华，你的病好了嗎？”

玉春驚訝地說：“病？”

鉄旦看了看玉春說：“你是北村的吧，前几天，他帮助你們村一个妇女捆麦子，淋了一場大雨，回来发了兩天高烧，吓的他娘半夜三更請人到鎮上买药。”

玉春注意地听着。

鉄旦又說：“咳，你們村那个妇女呀，真沒良心，人家帮她劳动，也不讓人家避避雨！他一到家，渾身直打哆嗦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我們可着急哩。”

玉春难过地紅着臉，低下头，兩手撫弄着辮子。

明华狠狠地瞪了鉄旦一眼說：“鉄旦，你那里来的那么多閑話！”

鉄旦听了明华的話，不覺一怔。他扭头看了看玉春的神情，向明华撅了撅嘴，又用手指了指玉春。

明华笑了一下。

鉄旦恍然大悟，明白了自己話多失言，他伸了一下舌头，搔了搔头，飞快地向前面跑去。

明华看着跑去的鉄旦，哈哈地笑。

“玉春！”明华叫了她一声。

玉春抬起头来：“明华……”

南村村边。明华和玉春进了村。

玉春說：“今天你在区委召集的青年团干部会上，报告你們村的青年团员，在农业社怎样起模范，講的很好。你怎么記得那样清楚、仔細？”

明华：“全靠学习哩。你知道，我小时候家穷，沒念过

書，現在不好好學習不行啦。”

玉春：“把你們討論訂的那社章，讓我們看看行嗎？”

“行啊！”明華說，“我到社里抄一份給你。”

玉春說：“好。俺村今年秋後也要建社，現在正醞釀報名哩。可是俺娘死落後，不相信農業社，怕吃虧，幾次都說不通，反正到秋後，管她願意不願意，我一定要入社，俺村象俺娘那樣的人還有哩。”

明華：“咱們要帶頭做出成績來，才能扭轉他們的看法，俺村初成立社時也一樣。”

玉春點點頭，愛慕地望着他。

一個大門前，出來兩個女人。前面一個叫王大娘，有五十來歲，穿着一件肥大的舊式上衣，她是北村的媒婆，貧嘴賤舌處處惹人討厭，青年人尤其對她厭惡，她過去不知包攬過多少人的婚事，如今年輕人實行婚姻自主，她不便出頭，但卻仍然在暗地里時時瞅機會，想憑着一張賤嘴賺個吃喝穿戴。後面送她出來的是南村趙九喜娘，有四十來歲，頭髮梳的光溜光溜，穿的干乾淨淨挺講究。

九喜娘說：“王大娘，不送你，這個事就托給你啦。”

王大娘笑嘻嘻地說：“九喜娘，你放心，玉春娘早就求過我，我一回去就到她家去說，你等着回話吧。”

王大娘干笑了一聲，轉身搖擺着兩條胳膊，寬大的袖子象扇子一樣忽擱忽擱的，扭着屁股走去。

她走不多遠，迎面撞見玉春和明華相跟着過來。

王大娘眨眨眼睛，用驚奇的眼光望着玉春和明華。

“玉春，你怎么到南村來啦？”王大娘說着，眼光從玉春身上又溜到明華身上。

玉春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不在意地說：“我看俺姨來啦。”

玉春說着跟着明华走过去。

王大娘一边走，一边不住地回头看着玉春和明华的背，挤眉弄眼，用手指点。不料，沒留神，脚下被石头絆倒，摔了一跤。她“啊哟”了一声，爬起来，打了打身上的土走了。

玉春跳上一个大門的台阶，回头看了明华一眼，走进門去。

六

玉春姨家里，簡單朴素。玉春姨有三十来岁，她热情地拉过玉春說：“春，怎么好久不来？姨可想你哩！”

“顧不上呀，姨！”玉春說着坐在炕上。

“春，你先歇一歇，姨給你做飯。”玉春姨往鍋里添水，蹲在灶前燒火。

玉春問：“姨父和兄弟呢？”

“你姨父下地去了，你兄弟上学啦。”玉春姨一面燒火，一面高兴地說，“姨自从入了农业社，日子可比从前好多了，粮食足够吃。你多住几天，姨也能給你吃点好的。”她回头問，“春，你娘好？”

“好，挺精神的。”玉春說。

“咳，”玉春姨叹了口气說，“說起你娘呀，姨可不怕你不滿意，虽說俺們是姊妹，心可不一样呀。你娘嫌俺家穷，多少年都不想来往，生怕和俺們这穷亲戚来往，就低人一等。”

玉春笑了笑說：“俺娘是老脑筋，姨，你別怪她。”

“不怪，”玉春姨停了一下又說，“自从你爹死后，你家的日子也是艰难，多亏你娘是个精明能干有主意的人，总算把个光景操持的好。以后你要一出嫁，你娘可就劳累不过来啦。”

玉春說：“以后有农业社，怕什么！”

“对呀！”玉春姨端来一碗水說，“春，你先喝口水。”玉春接过碗来。

七

玉春家里。玉春娘端着一碗水递给王大娘。

玉春娘说：“大嫂，你整天跑东庄串西庄，我求你给玉春说亲的事，你可要记挂着呀！”

“忘不了，玉春娘。”王大娘喝了一口水，放下碗，试探地说，“可是今儿我看见你那玉春和南村的刘明华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他们许是对了象啦？”

“刘明华？”玉春娘摇摇头说，“不会！我在南村有亲戚，刘明华家的光景我知道，他家几辈子都穷的要命，你想，我哪能让玉春跟他去受穷！”

“说的是呀。”王大娘紧接着说，“你从三十岁上就孤苦伶仃的守着这么一个宝贝闺女，疼的是她，爱的是她，指望的也是她，怎么能嫁给个穷小子呢。”

玉春娘：“玉春越长大了，越让我操心。她整天和那些年轻人泡在一起，去年是闹互助，这会儿又是闹什么农业社……”

王大娘打断她的话说：“什么农业社，那是政府给那些穷小子想的办法。你给玉春找个光景象样的人家，两家搭配起来，比什么都强！”

玉春娘觉得王大娘很了解她，便十分亲热地说：“大嫂哇，我的心事你知道，你就给咱快点办吧。”

王大娘立刻眉开眼笑地说：“玉春娘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已经说成了一家。”

“啊，谁家？”玉春娘问。

王大娘：“就是南村的赵家，女婿子叫九喜。赵家过去就是咱们南北两村数一数二的好光景，土改时他家也没动。”

玉春娘：“哦，赵家，我知道。”

王大娘：“你抽空亲自去相看相看。”

玉春娘：“好，过兩天，我把場里的活收拾完就去。咱把什么都安排好，再告訴玉春，管叫她滿意。”

“对，說办就快办！”王大娘說着，起身走出来。

玉春娘送她到院里。

王大娘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返回說：“玉春娘，还有一件，你要帮老嫂子宣傳宣傳，就說咱以后不当媒婆啦，咱是合理合法的介紹人！”

二人哈哈大笑。

八

南村，刘明华家門前，破旧的大門和院牆。

玉春走过来，停住脚步看了看，低头走进門去。

狹窄零乱的院子，显然是好久沒有收拾打扫。明华娘坐在房檐下正在縫衣服，她有五十多岁，头髮有点蒼白，臉上深刻着皺紋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曾經飽尝过辛酸困苦的人。

玉春进院来，叫了一声：“刘大娘，你好啊！”

明华娘抬头望了半晌說：“哦，是玉春姑娘，我这眼花的……一下还認不出来哩。你住姨家来啦？”

玉春：“我在区上开了会，和明华一道来的。”

“快坐。”明华娘騰了块地方，用条帚扫了扫說，“明华剛吃完饭就到社里去啦，整天忙得不在家，看我这家里院里也沒功夫收拾，你別笑話。”

“不笑話。”玉春坐下說，“大娘，你現在的光景怎么样？”

明华娘：“咳，孩子，要說是从前哪，就別提啦，誰也知道俺家穷的揭不开鍋。自从土改分了地，后来又入了农业社，光景可就变样啦。”

她說着拿起衣服來縫。

玉春看着她說：“你能看清做針綫？”

明華娘說：“解放以前，明華他爹叫地主打死的那年，我把眼睛哭壞啦，一看見針綫活就流淚。明華的鞋袜衣服都是縫縫補補湊合着穿哪！”

她笑了笑，撩起衣襟低頭擦眼。

玉春一扭頭，看見台阶上翻晒着明華的舊鞋，破旧的鞋張着大口子。

她背過明華娘，拿起一只鞋子，翻來調去地看，又用手在鞋底上量了量。

九

一只嶄新的鞋底。

夜里，玉春坐在燈下，低頭拉着細繩納鞋底。燈光襯映着她紅紅的臉。

隔壁的外間房里傳來玉春娘的鼾聲。

玉春停住手，聽了聽，輕輕地用毛毡擋住燈光，又拿起鞋底專心地縫。

— 〇

北村村外的大路上，玉春娘騎着毛驢，她象是去走親戚一樣，穿了一身干淨衣服。毛驢得得地跑的歡，順着大路向南村而去。

玉春手提一個小布包出了村，拐向田間的小道。

她沿着地邊往前走，眼前一片一片蔥綠的庄稼。

一條長滿杂草青苔的小渠里，細水潺潺地流，渠堰上長着几株小楊樹。

玉春跨过小渠，站在小楊树旁向前張望。

前面的一片谷子地里，南村农业社的生产队正在鋤草，男男女女一大群，田野里揚起欢笑声。

在高过人腰的庄稼里，前面一个人直起身来，正是刘明华，他握着鋤头鋤在最前面。

“明华！”玉春叫了一声，又急忙用手掩住嘴。

明华发现玉春，高兴地撂下鋤头，向她跑来。

在明华身后鋤草的铁旦，一抬头不見明华，也蹶起脚望来望去，发现地头那边的小楊树下站着玉春，明华正跑到他跟前去。

铁旦回头向社长赵金山和两个女社員努了努嘴，他們同时望了一眼，悄悄地笑了。

小楊树旁。

玉春紅着臉說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！”

明华看了看自己的脚，脚上穿的兩只破爛鞋。

他莫名其妙地問：“怎么？”

“快脱下来呀！”玉春催促着。

明华脱下鞋，玉春走过去拾起了爛鞋。

明华疑惑地望着她，不解她的意思。玉春把小布包塞到他手里。

明华打开小包，露出一双嶄新的布鞋。

他高兴地抬起了头。

玉春已經跑远了，回头向他笑了笑。

明华双手捧着新鞋，激动地呆了一会，然后把新鞋穿在脚上。

— —

南村赵家的大院里，九喜娘領着玉春娘和王大娘正在四处